

憨陀和他的一家

王官雄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憨砣和他的一家 / 王官雄 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5
(武汉城市圈东湖文丛)

ISBN 7-228-10331-9

I. 憨… II. 王…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909 号

责任编辑:张建军 李 明

封面设计:王忆贫 周 华 鲁 斌

责任校对:段 文 王 莹

策 划:阳光文化传播创作室

憨砣和他的一家

王官雄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黄石华光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6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8-10331-9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找承印厂家更换



(代序)

平常故事 丰富人生

罗炳阳

2005年盛夏,武昌东亭社区龙春俊书记给我打电话,说社区有位下岗工人写了一些诗歌。她觉得这位工人作家写得很好,想请我看看,问我能不能挤点时间。龙书记知道我很忙,所以没有强行要我接收这个任务的意思。她很客气的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住在东亭社区,自然满口应承。

过了几天,龙书记把稿子给我送过来了,我看后才知道,原来这位工人作家是以传统格律诗的形式写的诗、词。诗、词的内容主要抒发了作者的所见所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作者的诗、词对仗工整,平仄押韵讲究,符合规范。看来他对近体诗、词是下了功夫去学习和钻研的。

于是,我和作者约定在我下班后,在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门前见面。大约是在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我赶去新闻出版局,看见局对面小树林中,一个年过五旬的中年人站在一棵大樟树下来回踱步。我断定,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我要见的人。我上前跟他打招呼,他果然回应我说他就是龙书记说的那位工人作家。他把随身携带的小说稿《憨陀和他的一家》拿了出来,递到我的手里。我又抽业余时间读了他的小说手稿。我觉得尽管他的作品文字流利、情节丰富、内容真实感人,但是要公开发表的话,由于有诸多因素的限制,还是会有些困难的。我建议他不妨把他自己写的那些格律诗、词移植到小说中去。正好,他也是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的小说,不如每章开头用一首格律诗、词作引子,引出下面将要写的内容或故事情节,移植起来也很相衬,我就叫他这样写着试试,然后,再把小说在情节上好好丰富一下。作者很谦虚,他随即就按照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将小说修改了好



几稿,终于成为现在看到的这部精彩的作品——《憨砣和他的一家》。

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作品叙说了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在武汉这座大都市里的一户普通人家的故事。

他们当中,既没有达官显贵,更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有的只是寻常百姓坎坷的经历和五彩缤纷的人生。

他们默默地、自觉地、不计回报地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将美好的青春,鼎盛的中年献给了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下岗了。虽然有过犹豫和彷徨,可没有沉沦和哀鸣。他们及时的调整了心态,勇敢地面对现实。用勤劳的双手,打造着自己,打造着他们的家。

他们将无私的父爱、母爱给了孩子,与千千万万的家庭一道,共同托起了明天的太阳。

如今,他们退休了,可依然前行。那是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至理名言始终激励着他们:“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他可以骄傲地说,我把这美好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这部作品中,深刻地体现了作者自由写作的精神、自由抒发的精神、自由教育的精神。

这部小说的作者王官雄,为人朴实、善良,对人像火一样的热情。无论什么事,只要你找他帮忙,他都会热心快肠的帮助你。他因为脑垂体腺瘤开刀后,视力下降,平日看书、写字都十分吃力,有时是拿着放大镜来看书、写字的。但就是这样,他仍坚持着他的信念,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人生的憧憬,扎扎实实地进行创作,终于使自己的作品面世。他的这种身体状况,还永远保持着努力奋斗、不断向上的精神,不仅值得我学习,也值得各位读者学习!

他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我想不仅是源自于他的妻子万惠秋无私奉献、他女儿王楠的积极支持、更离不开东亭社区党支部的大力



扶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也替作者衷心的感谢东亭社区的各位领导的推荐和支持。

据龙书记介绍,王官雄同志 1966 年初中毕业;1968 年应征入伍;1971 年退伍后被分配到武汉某国营企业作车工。1976 年中专毕业后,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先后在两家国营企业从事工具设计、机械制造工艺的技术工作,亦从事过企业管理的工作。1983 年,他为武汉灯泡厂所作的企业管理咨询诊断的论文发表在武汉市经委的刊物上。从 1971 年开始,他借助黑板报等宣传形式,为工厂和学校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77 年他在该市江岸区职工业余大学进修文学。1986 年,因企业濒临破产,他自动下岗;先后在九家私营企业从事非标准设备设计,暖通空调工程设计,预、决算及工程管理工作。2003 年他因患重病提前退休。2004 年,他创作长篇小说《憨砣和他的一家》,直到 2005 年 11 月修改完成。

我衷心的希望,王官雄同志继续努力,深入生活,为丰富湖北省的文艺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6 年 2 月 23 日

於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2 楼



目 录

- 第一回 旷野玩耍显童稚 江滩惊魂见爱心 1
- 第二回 寻亲千里为探看 离乡百年只怨贫 9
- 第三回 三年灾害尝苦涩 四邻友爱似甘霖 18
- 第四回 严威频频育孺子 岁月悠悠铸性格 27
- 第五回 辞别故里两行泪 戍守边关一颗心 36
- 第六回 尊师学艺需点拨 爱岗敬业赖追求 44
- 第七回 芳心萦绕祥云去 良知呼唤芙蓉来 53
- 第八回 心存友善施周济 痛悔愚钝祭父魂 58
- 第九回 广阔天地任马骋 一丝情缘结连理 65
- 第十回 血洒产房命悠悠 泪抛寒窑苦连连 72
- 第十一回 为享片瓦舍名企 筋疲力尽养小丫 77
- 第十二回 承蒙相识委重任 舍弃深造图报效 87
- 第十三回 一双脚板走龟蛇 两只巧手织温饱 97
- 第十四回 七年下岗投私企 三镇上演追韩信 105



第十五回	清贫打造刚强心	严师指导成才路	114
第十六回	至爱亲朋扶危困	脑瘤患者思故人	122
第十七回	清明扫墓叙衷肠	老母断臂考儿女	135
第十八回	风华少年书为媒	半百老者志弥坚	144
附录	王官雄诗词摘抄		153



第一回 旷野玩耍显童稚 江滩惊魂见爱心

旷野寻虫耍，学童顾盼真。
渴尝桑枣粒，饱览自然村。
浊浪摧童子，千钧遇救星。
人言江水险，挚爱满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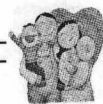
1958年盛夏的一天，有着四大火炉之称的武汉骄阳似火。在汉阳三里坡的旷野中，有几个男孩在尽情地玩耍。领头的是一个长得清瘦，年约十二岁；手里拿着一根用竹竿制成的捕“知了”的工具，他叫罗绍文。在他的身旁有两个个头一般高的男孩：一个黑瘦，光着脚丫；他叫邓勇，外号“黑皮”；年约八岁。另一个白胖，有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油光闪亮的脑袋；他叫王锦才，小名憨砣，与“黑皮”同年。

旷野里长满了参差不齐的青草和各色的野花，争相斗艳；有红色的、粉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树木虽不多，尚有几种常见的：有长满毛毛虫的杨树，有迎风摇曳的柳树，有清爽干洁的苦楝子树和果实累累的桑树。它们点缀在旷野之中。空气里散发着花、草、树的混合芳香，沁人心脾。再加上：蚰蚰在坟堆旁发出特有的叫声，“知了”在树上引吭高歌，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仿佛这里上演着一场绝妙的歌舞会。

极目远眺，周围尚有几户人家。新开垦出来的菜地是一片翠绿。三个男孩无心欣赏这美景，他们是来捕捉知了和蚰蚰的。黑皮的分工是捕捉公蚰蚰的。因为这些公蚰蚰好斗，它们的厮打和鸣叫是极富刺激的，也是男孩们的最爱。

瞧那黑皮，用一根藤绳系在腰上，再将一个有盖的玻璃瓶活套在绳上，这样，玻璃瓶就可以沿绳子移动了。在捕捉蚰蚰时，他将玻璃瓶移到背后。

一会儿，他听到不远处有蚰蚰的叫声，就蹑手蹑脚地靠近“猎



物”。当他快到跟前时，便屏住气息，瞄准目标，一个饿虎扑食，蚰蚰就到了他手掌心。他用左手移动玻璃瓶至肚皮处，迅速地打开盖子，将蚰蚰塞进去，然后又快速地合上盖子。他站起身，将额头上的汗珠用手一擦，顺势一甩，咧开嘴得意地冲着不远处的绍文他们一笑。

锦才右手拿着一个小木盒，冲到黑皮跟前；朝着玻璃瓶一瞅，只见瓶里有一只透明翅膀黑灰色蚰蚰在里面窜下跳。锦才高兴极了，他拉着黑皮的手蹦跳起来。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朝着旷野高喊起来：“捉住了！捉住了！”

看到他们这么高兴，绍文也不由自主地凑过来看热闹，果然见到那只倒霉的蚰蚰。他朝黑皮竖起了大拇指，笑道：“你还真行！”然后，他把锦才的手一拉，亲热地说：“憨陀，和我一起捉知了吧？咱俩和黑皮比比，看谁捉得多？”锦才见表哥发了话，忙打住兴头，连声说：“好！好！”实际上，锦才原本分工就是和绍文一起捉知了的，哪知道一高兴，两人就把这事给忘了。

此时，三人几乎同时都听到了附近的一棵杨树上有了知了在鸣叫。绍文快步向着目标奔去。锦才把裤子一提，忙跟了上去。而黑皮此时又去寻找新的目标了。

绍文走到树前，两眼向树一扫，看清了那知了。他快速地竖起竹竿，将马尾套对准知了，顺势一拉，知了就进了圈套。可能是受了惊吓，知了的一把尿正撒到绍文的脸上。绍文也顾不得擦，忙将竹竿递到左手，用右手一抓，将知了捏在手中。知了仿佛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发出无望的哀鸣。锦才赶紧拉开木盒盖，左手平伸，等绍文的手一抽出，他用右手快速地把木盒盖子一合，知了就成了囊中之物了。

这一回该轮到绍文高兴了。他把锦才的光脑袋一拍，说道：“怎样，咱们也有战利品了吧！”锦才高兴地附和道：“当然了，表哥就是行！”两人高兴地互换着小木盒，用耳朵来欣赏知了那囚徒般的哀歌。趁着锦才手舞足蹈的空儿，绍文赶紧扯上一把草，把头上知了的尿擦干；然后向四周搜索着。当他看到黑皮在不远处的草丛中，才



放心地将目光收回。他瞅着兴奋不已的锦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只捉到一只就高兴成这样，别忘了咱们是在跟黑皮比赛呢！”绍文的话还真管用，锦才顿时收敛了笑容，拉着他的手催道：“表哥，走啊，再去多捉几只吧！”

时间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三人不约而同的相聚了。绍文这边已有四只知了。黑皮一个人也捉了四只蚰蚰。锦才和黑皮在绍文的引领下，排成了行进的队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锦才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这歌声感染了他俩，他们也跟着唱起来。这曲唱罢，那曲登场，黑皮用那嘶哑的嗓音哼起了小调：“三里坡，鬼又多；前头走，后头拖……”

过了一会，锦才将光脑壳上的汗珠一擦，叫道：“口干得很，搞点么事解渴吧！”他是冲着绍文说的。绍文此时也口干舌燥，他用手一指，颇有经验地说道：“瓜田里有人看守着，不方便；我们吃桑枣吧？”黑皮附和道：“好、好，就吃桑枣。”锦才疑惑地问道：“那东西好吃吗？是么味道呀？”“好吃，好吃，我吃过，蛮甜的。”黑皮不假思索地答道。说这话的功夫，三人已到了桑树前。“哎，好大一棵树啊！”锦才惊喜地叫道。只见这棵树，约有两层楼高；浓荫蔽日，紫色的桑枣挂满了枝头。

黑皮跃跃欲试；绍文眼快，一把拦住了他，说：“让我来，你们在下边接着就行了！”只见他把裤子提了提，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两手搓了搓，然后蹭、蹭、蹭，几下就上了树梢。他摘了一颗尝了尝，叫道：“呀，蛮甜的，你们两个接好了！”锦才忙脱下白背心，往地上一摊，高声叫道：“朝这里丢吧！”只见绍文的手上下翻飞，不大一会，紫色的桑枣盖满了白背心。黑皮冲着绍文喊道：“够了，快下来吧！”绍文闻声下了树。

三人瞅着桑枣，几乎不约而同地朝裤子上擦了擦手，便吃将起来。不一会，一堆桑枣被吃得干干净净。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得大笑起来；原来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大花脸。

吃完了桑枣，三人在桑树旁小歇了一会。绍文抬眼望了望四周，



有几户人家已经是炊烟袅袅了。他霍地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土，朝小伙伴们说道：“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他俩便同时起了身，迎合道：“好吧，我们回家吧。”三人连走带跑地到了腰路堤口。

再看三人，已经是气喘嘘嘘，热汗淋淋。绍文对他俩说道：“你们两个自己走吧，我回家啦！”黑皮忙拦住说：“哥哥，莫走啊，到我家去吃饭好不好？等吃了午饭后，我们下午再到江里去玩水吧！”绍文一笑：“谢谢黑皮，今天我不能去，我还有事呢！”黑皮不解地问道：“是么事这样急吵？明天去做不是一样的。”

看到绍文尴尬的模样，锦才忙出来转弯：“绍文哥今天有事就算了，反正是放假，明天早上再玩吧。”想不到锦才的话还真起了作用，黑皮没再吱声了。绍文思虑了一会，言道：“行，就依憨陀的，明天早上再玩吧！”诸位有所不知，锦才与绍文是姑老表，与黑皮是舅老表。有了这层关系，那绍文和黑皮焉有不听之理。

临别，绍文将套知了的竹竿递给锦才：“你带去玩吧，那装知了的木盒也送给你。”锦才一阵惊喜，忙答道：“多谢表哥，你明天早上一定来啊！”

望着绍文远去的背影，两人折转身子，沿着腰路堤互相追逐地向鸚鵡洲方向而去。大约十分钟的功夫，他俩便到了鸚鵡洲。

在一条不宽的青石板路面的两侧，两排低矮的木板房相对而立。在一处敞开大门的木板房前，他们走了进去。堂屋的泥土地上，一张旧方桌和几张无油漆的长条凳摆在中间。墙角摆着一口水缸，一担大木桶，二只旧搪瓷脸盆。唯有那正中紧贴着卧室木板的一面，摆着一张高高的，刷有红漆的长条形香案，上面供奉着观音娘娘的瓷像。小闹钟在嘀哒、嘀哒地响着。这便是黑皮的家。

也许是听到了响声，黑皮的妈妈从后面房里走了出来。她中等稍高的个头；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上衣，黑色打补钉的长裤；脚穿自制的圆头布鞋。锦才冲着她轻喊了声：“舅娘”，她笑着“呃”了声；然后面朝黑皮，板着脸说：“你引憨陀到哪里玩去了？怎么现在



才回来!”黑皮低着头不吱声。锦才忙接过话头:“舅娘,我们到三里坡玩去了,那里蛮好玩的”。“三里坡到处是坟堆,你们跑到那个鬼地方做什么事?”黑皮他妈责问道。“我们到那里是去捉知了和蚰蚰的”。锦才不惶牌(huáng pái)地回道。黑皮的妈皱了皱眉,便没再追问了。望着他俩那副模样,她不禁笑了起来:“看你们两人像画胡子,还不快去洗个脸吃饭去。”说完,她便张罗饭去了。

黑皮冲着他妈的背影作了个怪相,惹得锦才笑了起来:“你还蛮会装佯的,有板眼。”黑皮赶紧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声张;转身拿起水缸上的葫芦瓢,掀开半张木盖,舀了一瓢水递给锦才:“喝点水吧?憨陀!”那渴得发急的锦才,接过瓢一饮而尽。两人喝完水,又赶紧洗罢脸,端起桌上的粗瓷饭碗狼吞虎咽般地吃将起来。

两人刚放下碗筷,黑皮的两个妹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她们用好奇的目光望着瓶中的蚰蚰。黑皮的手早都痒痒了,索性玩给她们看看。

他拿过一根木筷,将那玻璃瓶放在地上;然后打开瓶盖,一边用木筷撩拨蚰蚰,一边观赏着它们厮打在一起的镜头;时不时的咧着嘴大笑起来。那大妹金秀,二妹银秀也蹲在地上拍起手来。

而锦才自有他的玩物。他小心翼翼地抽开木盒盖,抓出一个知了捏在手上,那知了便鸣叫起来。金秀听到知了的声音,好奇地跑了过来。锦才大方地递了过去:“给你玩吧。”他说着便将知了放到金秀手上。哪知金秀胆子小,还没抓住就松了手。等那惶急的锦才去抓掉在地上的知了时,那知了已展翅飞出了大门。

锦才又气又恼,指着金秀的鼻子埋怨道:“你又想玩,又有得用,害得我少了一个知了。”那金秀吓得直往后退。

这边余气未消,那边黑皮也嚷了起来:“叫你莫动,你要动,害得我的蚰蚰跑了两个。”他边说边搨了银秀一巴掌。那银秀哭将起来。黑皮生怕被他妈听到,忙叫过金秀:“你带银秀出去玩,莫在这里闹。”慑于黑皮的虎威,那比黑皮小两岁的金秀忙牵着银秀走开了。

此时的黑皮,急得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滴。他躬着腰,趴在地上东



瞧瞧、西看看，希望能看到那两只蚰蚰。锦才赶忙将木盒往桌上一放，帮着黑皮去寻找那两只幸运的蚰蚰。他们两个像着了魔似的，满屋子乱窜；可再也看不到那两只蚰蚰的影子了。

当两人灰头垢面地坐在长凳上发呆时，霍然听到门外传来了粗犷的声音：“你们两个是么回事？象荏了的！”两人一抬头，几乎同时喊了起来：“爸爸！”“舅舅！”原来是黑皮的爸爸下班回来了。只见他中等稍高的个头；身着圆领短袖汗衫；宽阔的胸膛；肌肉发达的肩膀上搭着一条粗布腰带；足蹬一双草鞋；正炯炯有神地望着他俩。

黑皮赶忙起身，接过他爸的粗布腰带；又从那大茶壶里倒了碗花红茶水，双手递给他爸。锦才忙拖过一张长凳，轻声说道：“舅舅您坐。”他爸微微一笑，关心地问了起来：“这里过得惯吧？”“过得惯、蛮好。”锦才嗫嚅着。

舅甥两人正谈着，黑皮的妈从里间走了出来。她将舀有水的脸盆端在那桌上，轻轻说了声：“洗个脸吃饭吧。”他爸应了声“好”。不大一会，几碗菜端上了桌。黑皮赶紧抱出一坛散装白酒，给他爸斟上了一碗。

他爸端起酒碗饮了一大口，捻起了那配套的兰花豆，过起了酒瘾。黑皮的妈指了指桌上的菜，对锦才说：“莫讲客气，随便吃。”“好、好，您吃！”锦才小声应道。望着桌上的一碗萝卜，一碗小白菜，一碗豆腐干；锦才一样捻了一点，和着米饭大口地吃了起来。黑皮他爸还没放下酒碗，锦才和黑皮都已吃了两大碗。

黑皮放下碗筷，壮着胆子对他爸说：“爸爸，我带憨陀到江边睡觉去。”他爸瞪了他一眼，沉着脸说：“睡觉可以，不准让他下水，出了事，我要打断你的腿。”黑皮心中一喜，回道：“您放心，我不会让他玩水的。”看到儿子信誓旦旦，当爸爸的没吱声。黑皮显然知道爸爸已经默许了。他赶忙从里间夹了一张草席，拿了二条换洗的短裤，取了一条旧毛巾，毫不迟疑地拉着锦才冲出了门。

江边很近，一会功夫便到。长江对锦才来说是并不陌生的；只是他那堤角的家离江边甚远，难得去一次；哪象黑皮的家就在江边。此



时,江边早已聚集了一群男孩,几乎都赤条条地在江中戏水。大一点的男孩,穿着红领巾作的三角裤,在江中畅游着。

江边微风习习,让人顿觉凉爽。一堆又一堆的枕木,一摞(luò)又一摞(luò)的红砖,堆放在岸边。这便是男孩们消暑的好去处。这天然的浴场,这枕木当床,红砖作枕;游罢泳用毛巾擦擦便算洗了澡,既健身,又去了一天的暑热;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那一阵阵清凉的江风,不光胜过手扇,甚至胜过后来的电扇,空调。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没有了蚊虫的干扰,真个是惬意得很哪!锦才从心里喜欢上了这里。

可不会游泳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皮下了水,他木然地坐在江边。他记得临来之前妈妈的嘱咐:“你这放暑假到鹦鹉州去玩,千万不能到江里、湖里去玩水啊!不然的话,以后不再让你去了。”可面对着这挡不住的诱惑,锦才心想:“不玩水可以,洗个澡总行吧?反正父母不在这里,黑皮不说,哪个晓得。”于是,他也脱掉短裤,试探着向水中走去。

江水漫过了肚皮,他收住了脚步,小心翼翼地用毛巾擦洗着。那凉浸浸的江水让他第一次领略到了通体舒坦的感受,只恨自己是个旱鸭子。洗着洗着,他开始得意忘形起来,又试着向前走了几步。正在此时,一艘拖轮顺江而下,只见那浪一波一波地向岸边涌来。在浪的浮力下,他一个趔趄;只觉身体腾空,脚不点地;他慌了,两手开始乱抓起来。“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江水,他的头懵了;身体也时沉时浮起来。

他开始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求生的欲望让他拼命的挣扎着。也许是他命不该绝,黑皮看见了他。在下游的黑皮大声呼叫起来:“大荇货、快来救人!”

正在上游的大荇货闻声,看到了在江中时沉时浮的锦才。他没有片刻的犹豫,施展出他的绝活——点头蛙,三下二下就游到了锦才身边。锦才是光头,没有头发可抓。说时迟,那时快;大荇货一扭身,将右手插进锦才的胳肢窝,奋力挥动左臂,用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游



去。

大荇货抱起锦才，走上了江滩。黑皮和一群男孩相继围了过来。看得出来，大荇货是这群孩子中领头的，年约十三、四岁；长得白白净净的，颇似《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他不但水性好，对溺水救人也很有经验。他将锦才的肚皮放在膝上，让他的光头朝下；揉搓了一阵；锦才便“哇哇”地吐了一滩黄水。水一吐出来，大荇货便将他平放在枕木上。不一会，他便睁开了眼睛，看见黑皮紧张地站在他的身旁，大荇货也站在旁边。

一见他醒来，黑皮惊喜地叫了声：“憨陀！还好吧？”锦才点了点头。黑皮欣喜地咧起了嘴，然后面对大荇货鞠了个躬：“多谢大荇货救了我老表。”那大荇货不以为然地回道：“不用谢，都是街坊邻居，讲那些客气作么事。”

锦才此时仿佛清醒过来了；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他感到后怕，他问黑皮：“哪个是大荇货？”黑皮顺手一指：“这位大哥就是你的救命恩人。”锦才一骨碌便坐了起来，正欲跪下，被大荇货用手扶住。他只得用双手作起揖来：“多谢你，大荇货！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不用谢，我们这里都是大帮小，哪个有难帮哪个。”大荇货说完便走了。黑皮赶忙将草席铺上，扶着锦才又躺了下来。

正当那一群男孩要离开的时候，黑皮突然叫住了他们：“你们千万莫让我家里人晓得这事，千万莫作声呐！”“你放心，我们不会说的。”那群男孩散开了。

那一晚，锦才难以入眠，大荇货的身影一直浮现在眼前。他看到了大荇货那颗寻常而又炽热的心；这大概就是老师说的人间真情、纯朴爱心。他晓得，不是大荇货，他会顺着江水飘到另一个世界……想起这些，他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可那阵阵的江风，绵绵不断地抚摸着疲惫的身躯；那心中的恐惧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那万籁俱寂的夜里，只有江水的拍击声和他轻微的鼾声。



第二回 寻亲千里为探看 离乡百年只怨贫

乡音已改梦依稀，蜀道魂牵游子衣。

炮火摧城奔异地，红旗盖地辨乡音。

回归故里衷肠叙，带走少年别后思。

自晓恩公多眷顾，只因子女累先生。

大凡小伢们的事，很多都是提得起、放得下的，锦才也不例外。昨天的那一幕，很快便成了他日后的回忆。

第二天早上，黑皮和锦才边走边玩地向腰路堤口而去。在约一里路长的土堤上，右侧是一座人工挖出的湖。那波光粼粼的湖水，时不时可以见到鱼儿跃出水面。那堤下的柳树早已被湖水淹没。这便是今日的鹦鹉花园小区。

他俩站在腰路堤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北边，期待着绍文的到来。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绍文的踪影。锦才对黑皮说：“黑皮哥，你回去吧！我到姑妈家去看一看。”黑皮关心地问道：“你晓不晓得路？”“晓得”，锦才自信地答道。“你晚上可要回来啊！”黑皮嘱咐道。“你放心，我会回来的。”两人就此分了手。

锦才记得，姑妈家是住在西大街凤凰巷。从他有记忆开始，爸爸就带他来过汉阳，因为汉阳是他的老家。“认祖归宗”那是爸爸告诉他的。他知道，芳草萋萋鹦鹉洲住着外公、外婆、小舅、小姨，那是在洲头；大舅一家是在洲尾；而离晴川历历汉阳树不远处的南门，便是他出生的地方。

顺着那熟悉的小路，那铺着青石板的小路；看着那两旁的一排排低矮的木板房、旧砖房；他到了热闹的西大街。街两旁的门面虽然不大，可卖什么的都有，百货、副食、土产、日杂……他一路瞧着，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凤凰巷口。

在一片低矮陈旧的木板房群中，他看到了绍文正在门口编草鞋；绍文的大妹银萍在织鱼网。锦才高兴地喊了一声：“绍文哥！”绍文



一抬头,看到了他,赶忙放下了手中的蕨丝,把他引进了门。“屋里坐,屋里坐!”他亲热地拉着锦才的手说。这当儿,绍文的二妹辉武也出现在了门口,似乎在迎接着面前这位不速之客。

屋内陈设简陋,空间还没有黑皮家那么大。不大的堂屋用木板隔了一间小厨房。只见堂屋的木板床上坐着绍文的爸爸和一位陌生中年男子,他们正在谈话。锦才犹豫地站在房中央。

只见从里间闪出三个人来。第一位他认得,那是绍文的妈,个头不高;瓜子脸;身着打补丁的对襟衣服。第二位中年女性,中等个头;面带微笑;身着短袖白衬衣。最后是一位身着花裙,头扎小辫的大姑娘;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透着灵气。

锦才呆住了。只见绍文的妈过来拉住他的手,指着床上的那位陌生的中年人,笑着对锦才说:“这位是你大伯,快喊大伯。”他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大伯!”她又指着那位中年女士:“这是你伯妈。”木偶似的锦才喊了声:“伯妈。”“这是你琼姐”。她指着那位漂亮的大女孩。可他没有作声,只是喊了声:“姑爹! 姑妈!”便跑出了房门,站在了绍文的身旁。

他的一番举动,引得满屋子的人一阵哄堂大笑。倒是那位笑而不语的琼姐跟着出了房门,拉住他的手说:“弟弟,进来尝尝我们成都的点心吧!”他顺从地又回到了堂屋。琼姐从桌上的点心盒里拿出一块精致的点心递给他,他小心地接过,一下全塞进了嘴里。琼姐看到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好不好吃?再来一块好吗?”边说边从另一个盒子里取出了一块点心递给他。喜不自禁的锦才又接了过来。这一回他倒斯文起来,慢慢地吃着。

在琼姐的劝说下,屋子里的人都开始品尝着这天府之国的特产,赞不绝口地闲聊了起来。

过了一会,坐在床上的大伯向锦才招了招手:“娃儿,过来”。锦才顺从地走到他的身边。“你叫啥名字?上几年级啦?”大伯和颜悦色地用四川口音问道。“我叫王锦才,读二年级了。”他大方地回道。“你爸爸、妈妈好吗?”“好、好、都蛮好!”他没了刚才的拘谨,反问大